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五

大司農錢

部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

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

食貨志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

食貨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同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

度不足迺權酒酤筭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

及六畜

西域傳贊

元帝溫恭少飲都內錢四十萬

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

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

母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

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

食貨志按百官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共養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

母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

食貨志

西羌之師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賈捐之傳

元帝溫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

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

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

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徒民起第宅本紀應劭曰水

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元帝溫恭少欲水衡錢二十五萬萬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農屬司官有均輸平準令丞百官表孟康曰均輸謂諸當所有輸於官者皆

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元狩中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

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宏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置均輸矣今既領

大農故通行其法於郡國也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

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均輸在郡

國各轉於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

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

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

中諸均輸吊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同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

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宏羊難

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按

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

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使遠之

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方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

賣是以縣官不失賣商賈無所利故曰平準則民不失

職均輸則民不助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

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絀是

人納其獲女人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祭吏辟難與之

為市利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皆民間之

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高紀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本傳

漢初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張良傳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既矣

溝洫志按武紀元光六年穿漕渠通渭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奕棄地民芟牧其

中其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襄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還今穿襄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襄水通沔斜水通涇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襄絕水至斜間千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溝洫志

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鍾致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成被其勞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元封元年桑宏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

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

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以上並食貨志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二百萬石

本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

本紀

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果便

食貨志

倉庾

太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三輔黃圖云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 食貨志

長安倉 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人穀輸長安倉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嘉倉在長安面渭水北

古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甘泉倉 張敞傳張敞為甘泉倉長

河南郡滎陽有敖倉 地理志音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太倉

河東郡根倉涇倉 地理志

河內倉 汝鰲傳汝鰲矯制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

郡國諸倉 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

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

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

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

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食貨志按宣紀

五鳳四年穀常平倉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

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
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充國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可

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僅凡米石五十人相

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高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

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膠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本紀

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

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文紀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本紀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

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食讀曰飢徒隸衣七

綬布

索隱曰蓋合七升布

止馬春

正義曰馬碾磑之比也先時用馬今止之

為歲不登

禁天下食不造歲

史記景紀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至歲造七到反

後二年詔曰開歲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

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

金珠玉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本紀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

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舉上賢而

釋之

汲黯傳

元符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更民能假貸貧民者

以名聞

本紀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

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

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

相望費以億計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

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

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冗者具舉以聞本紀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穞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二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夏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

永光二年詔曰閏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飢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

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哀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

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
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
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碎
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
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
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
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
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

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以上並本紀

振貸

振拔附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
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本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

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

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
聞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

厄者具舉以聞

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

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振

困乏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令樂府減樂人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

西漢會要卷之八
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

以上並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貧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貧困乏

二年詔以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仗飛外池嚴籓池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爲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槨葬埋已葬者與錢人

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
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
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
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
萬錢以上一年

哀帝卽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

以上並
本紀

釋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
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振貸貧民勿收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

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
后崩祿產顓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令寄給說祿曰
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
以爲不便計猶豫大將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
誦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說祿祿遂以
兵授太尉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
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
欲爲亂殿門弗內朱虛侯章擊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
太尉勃云云

見呂后紀及外戚傳徐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本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章交公車入滿北軍劉向傳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

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胡建傳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任安傳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

門不肯應太子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傳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
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
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
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于是貴戚
子弟惶恐皆見止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
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
以送其葬本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斬

之上奏以聞本傳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啟以衛將軍擊陳豨功臣表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衛將

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文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文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

本紀徐天麟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車騎

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

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

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掌

執兵送從

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東方朔傳云微行常用飲酌以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

武帝建元三

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

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

從

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次期門

蔡質漢儀曰羽林府次虎賁府武

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

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孤兒

宣紀注云少壯令從軍

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驕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

石

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多

出焉

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如淳曰醫巫商賈不得與也

羽林黃頭郎

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

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

本傳

霍光都肄郎羽林

霍光傳

都郎羽林

燕刺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

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

本紀下同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衛尉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

執楯執戟武士騶

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韋元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

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蓋寬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徵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

丞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癸中尉卒擊呂嘉本紀

城門兵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也

十二城門候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直屯兵長安諸城門劉屈氂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同上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杜鄴傳又元后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

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獵後罷其兵百官表

七核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核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

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伏飛射士

少尉屬官有左弋令武帝更名爲伏飛掌弋射百官表宣帝紀

注服虔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伏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伏飛射士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伏飛射者擊羌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百官表如淳曰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內附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

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八校之數自昭宣以後或以他官兼領故別見此一條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擊羌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涉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輔騎金日磾傳師古曰胡

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宜曲之屬是也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奚噲種擊羌馮奉世傳

材官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闕蹶張材

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以上並本紀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同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本紀

武帝元光二年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單于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

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

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本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本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霍光傳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擊西羌並本紀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上材官條法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

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擢音直孝反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同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嚴助傳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如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

樓船十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

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

為戈船將軍川零陵下離水口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

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發兵拖舟

而人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

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本紀

東越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

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

貳師取善馬李廣利傳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

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

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

國者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西域傳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少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本傳詳見屯田條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媿五日本紀如淳曰立秋驅媿失嚴曰媿音劉劉殺也

師古曰續漢書作驅劉媿劉義各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于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

翟方進傳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紉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鞞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維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

韓延壽傳

繇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又昭紀如淳注云天下人皆直戍邊三

日亦名為更律所詳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不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

史記將相年表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鼂錯傳

文帝減外徭

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史記將相年表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紀本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也卜式傳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

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以上並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

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賈詡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本傳

調發羽檄虎符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

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史記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

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馮奉世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

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

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嚴助傳

戾太子以節發兵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

其自圖之卬遂自殺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功臣表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與有詔

贖論本傳

黎扶為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為衛當斬功臣表

選募勇敢奔命仇健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本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本傳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本紀

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紀本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

紀本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本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馮奉世傳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

湖賊

紀本

發謫徒

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

高帝十一年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皆將罪人越馳義侯遺別

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彘

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以上並本紀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

人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李廣利傳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本紀下同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

之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

以上並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

鼂錯傳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

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

營五部校一人部下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唐

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為伍

本傳

什器

平帝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其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為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蓄調度也

傳校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傳師古曰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

諸校韓信傳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

校司馬南粵傳校司馬蘇宏

部勤行陣陳湯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

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

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

傳言開壁門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

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

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胡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高紀按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徐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

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輩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

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

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母將降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

百官表師古曰五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

雜錄附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本紀

鼂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

石布渠荅

鼂錯傳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食貨志

武帝時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對不便

上以難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本紀注云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

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江都易王傳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景

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

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本紀

燕王曰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武五子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紀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雜錄

文帝時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
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
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坵阜艸木所在此步兵之

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坵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艸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

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筥木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
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
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

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詣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
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
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
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鼂錯傳

蘭石

鼂錯傳其蘭石如淳曰城上雷石也

渠荅

鼂錯傳布渠荅蘇林曰渠荅鐵疾菜也

遊弩

鼂錯傳遊弩往來

大黃 李廣傳以大黃射其禪

連弩 射單于

刁斗 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飯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壘石 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

天文志下同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見欃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欃棊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

破國

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用兵進吉退凶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二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

五行志

上旣悔遠伐征乃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

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裳使巫祝之縛馮者詛軍

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

為助者也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

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

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

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壘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

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

而下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

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

復其身及戶勿事本紀下同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

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

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

殺賣者無所流貶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

寵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

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

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

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

者茂陵書說之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不盡于此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

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

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率

為侯者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甯自當亡

賞同上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本傳師古曰軍失亡者少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有功

効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

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

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

作之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高紀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

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僕摺

摭遺逸紀秦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

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

兵巧技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

三卷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

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太后業

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之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

石以下元后及雋不疑傳徐天麟按漢法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皆先請見于宣帝末年之詔至于軍興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于外暴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氂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譴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

事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買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允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可用法疑執

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

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邊等已滅吏民當坐邊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本紀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功臣表

表按本傳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武紀如淳曰軍法行

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

完為城旦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

按霍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韓安國傳

死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

後死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人

蘇建為右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以上並本傳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

罰作之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功臣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禺奪人虜搃死功臣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

以為獲是一過本傳

澧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功臣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亂屯兵

中郎將邛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

殺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

惑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

連貶秩本傳

段會宗擅發戍己校尉兵乏軍興有詔贖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軍興入穀

完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刊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

功臣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

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

霍光傳

王尊坐擅離部署免

本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兵四

屯田

雜錄附

文帝時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

深塹中周虎落

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者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

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

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徙塞

下鼃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

國者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

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獲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

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

食貨志

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

張掖郡紀本

昭帝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今臣得以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大司

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都尉伊

循官置始此矣

宣帝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

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

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食盡

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

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

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奴

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願益田卒公卿議

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

披莎車之地

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以上並西域傳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畧背叛趙充國至金

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曰臣

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內不

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

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

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

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

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

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

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

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出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

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
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
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

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嚙貧破其衆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
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窺于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瘰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
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
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
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

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
兵決可朞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并小并前言曰我告漢軍先
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
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
旱并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

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朞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竄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

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無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申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

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者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

處馮奉世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乃入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西域傳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百官表

武帝時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

即郡縣比没入田田之食貨志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捐之傳

馬政雜錄附

太僕掌輿馬

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廢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食貨志註云無醇色之駟

謂四馬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

食貨志

鼂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

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

齒未平不得出關

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

食貨志徐天麟按太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漢官

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乘犉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萬餘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

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

以上並食貨志

兩軍之出塞塞閼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

不滿三萬匹

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霍去病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

本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買欲使

入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

出馬

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馬歲

課息

食貨志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乃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

毋乏武備而已

徐天麟按量錯疏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和國二

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

都官者且減之

本紀

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本紀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令罷之

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遠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其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

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

馬

本紀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興進貶

秩

本傳馬少事多不相補滿也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

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十五萬以上

免

太原郡家有馬官

地理志云漢有家馬廄一廄注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

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

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

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

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

監本傳

備邊雜錄附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寬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

屯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縮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

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

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高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

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內河太守周

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
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並本紀

六年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武紀

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請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

益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愧乃

益東徙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

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

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

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

行北邊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

東以上並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

欲入為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趙充國傳師古曰五

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統熊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

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

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卒什二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

行邊兵以上並本紀

雜錄

鼂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具田

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

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

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

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上從其

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為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上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平帝元始二年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

器假與犁牛種食以上並本紀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為賞罰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

武帝通西南夷道遠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
由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

倉民便之以上並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趙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本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賈誼傳文穎曰邊方備胡

寇作高土櫓上作桔臯桔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

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傳孟

康曰烽如覆米箕縣著突臯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

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警持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白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母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食貨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五

處降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

大鴻臚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隤當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同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

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將何以責人臣不守

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周亞

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

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木紀

安定三水

天水勇士

上郡龜茲

西河美稷

五原蒲澤

以上並屬國都尉治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並宣紀

諸從蠻夷來歸詣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淮南

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百官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以上並百官表師古曰胡騎之屯于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匈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

貳師城取善馬

本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

本紀徐天麟按羌騎亦以羌人

內附者為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執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

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

功臣表

衆利侯伊卽軒以匈奴歸義樓剽王從驃騎將軍擊左

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

同上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

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白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都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

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咸宜傳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本傳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

二年大搜索姦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

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郡逐捕刺

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

交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

日乃解以上並本紀

宣帝即位久之勃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

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
潢池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對其說荅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
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目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
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
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
得問持兵器者乃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
盜賊亦皆罷勃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

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翼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姦邪罪

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

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

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論罪輸掌

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

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謀常

為三輔最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山

西漢書卷之五
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
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駑旣無以佐思慮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
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
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變身避死
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
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
召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
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

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募盜令相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捕縣令者數十人
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
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
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
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
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閭

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以上前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為太常坐盜賊多免

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本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于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軍單于并

奉璽書印綬卽拜爲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踈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部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無匿處伯曰是所望于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

卓咸稱神明

敘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車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

軍興從事皆伏辜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寢廣犯厯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

百斤

並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

西漢會要 卷三
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
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爲冀州刺史

孫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輩免

恩澤侯表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
留太守刼畧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
等皆封爲列侯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
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
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爲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
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論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
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

司徒掾督逐皆伏辜

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

高紀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要斬

雋不疑傳張延年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磔

景紀謂張其尸

棄市

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腐刑

如淳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曰諸服宮刑者下蠶室

髡鉗 高鉗以鐵束頸也

完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

城旦舂 惠紀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 惠紀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自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耐 耐通作耐高紀注曰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鬻耐惠紀注云一歲為罰作二歲以上為耐也

罰作 一歲刑見上

盜械 惠紀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頌繫 惠紀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陛牢

笞 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背如淳曰先時笞背也

箠 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有

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

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

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

除三族罪妖言令 並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 景紀元年詔徐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皆坐腐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即復用也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長

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曾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敞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

百當斬左止者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

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臀母得更人罪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刑法志孝景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本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餘悉除去秦法本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攬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

章刑法志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與廡戶三篇合為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高后元年詔孝惠欲除三族妖言令今除之並本紀

孝文二年紀作元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

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

西漢書要卷三
五
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
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

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刑法志

鼂錯為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三十章

鼂錯傳

孝景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本紀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
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蒯湯
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
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

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
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
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
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
者咸冤傷之

刑法志

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
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當異凡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法比

志

食貨

武帝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曰郡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威宣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

紀本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

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

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

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紀本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

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

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

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

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

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

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

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

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

本紀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予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

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

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決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

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史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孝惠初卽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

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

並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馮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

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

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劉屈氂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紀本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丞

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

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

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

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

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

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

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

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

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元始四年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無得

繫並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即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

皆完之紀本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惟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

成帝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二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本紀應劭曰一級直

錢二千凡為六萬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

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

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壤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

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開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法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早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于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

西漢書卷之三
卷之三
六
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做幸得備列
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
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
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
奪假貨至爲盜賊以贖其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
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
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

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

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
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
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
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
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

西漢會要 卷三
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
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
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
者尊于朝諂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
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干世行
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
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
子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

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
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賈山傳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

本紀

宣帝卽位廷尉使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革之
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

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

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乃下詔曰問者吏用法巧文淺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

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

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路溫舒傳及刑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

或以掠辜若飢寒瘕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

繫囚以掠笞若瘕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

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

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

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

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

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

法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

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察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

改者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

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

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
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寃獄

四年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
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
以全活之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

假執獲名其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安民

並本紀

女刑

城旦春

惠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

宣紀李寄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于縣官亦一歲刑故謂之復作徒

也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釵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本紀

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婦人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當手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

本紀下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祀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禪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誅鄧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時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蝕大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贗曰萬年陵在櫟陽

界縣

十二年繫盧縮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並本紀

惠帝六年八月赦齊史記將相年表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元光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陽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

西漢會要 卷三
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爲庶人
其吏爲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爲霍氏所誣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並本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
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
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
相隨入獄此殆禦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

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
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
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
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
錯而不用也

本傳

成帝初卽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
者令顯等專權擅執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
有詔左遷

王尊傳

哀帝即位令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平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

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

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

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

以不道論定著為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並本紀

獄

中都官獄

宣紀徐天麟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

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

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

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

劉輔繫掖庭秘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

劉輔傳徒繫共工獄注考工也

若盧詔獄

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

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

賈嬰劾繫都司空獄又伍彼傳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

灌夫傳郊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宮

保宮

蘇武傳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

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

爰盎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

張湯傳廷尉謁君第繫導官

暴室

宣紀注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

伍被傳注云十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刑法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

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

二百二十二人

本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人而

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刑法志

